

理论与方法

□ 文 青

为什么我国社会科学理论多产自国外？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对此感到困惑，也认同这背后一定有某些因素使然。

一位美国华裔教授曾解惑说，美国学者常先有一个好的 idea，然后对这个 idea 进行细化，再经精心研究设计后，到实际中去验证。一旦验证有效，新的理论便正式出笼了。

这一解释不一定正确，但显示出美国盛产理论有它的道理，如有好的观念，精细的设计和科学的操作程序，及投入实践的验证等。国内学者多关注国际前沿思想或理论的译介，忽略或轻视了生产理论的一些重要环节(研究方法、步骤)，也是事实。

可是，近年来，国内实证研究明显加强，为基于经验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便利。从本刊或同行的实际来看，效果好像并不突出，理论建构数量寥寥，这又为什么？

比如，本刊在 2015–2016 两年间，共收到来稿 3233 篇，发稿 162 篇。这些文章中，不少是对国外学习理论的引介，或是对国外研究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验证，又或者是对教育技术应用的现状或理论的反思，等等。而能基于实际观察或调查提出教育技术应用的“中国理论”的，极为罕见。少数开展了调查、访谈等实证研究的论文，最后大多也只是就事论事，提出些许有见地的见解和结论而收尾，即使部分好的研究，结论也多是对国外理论或模型做出修订，很少有研究能够依据这些辛苦得来的宝贵一手材料或数据，创新性地提出基于中国教育现实的“中国理论”的。

这种遗憾可能部分来自理论生产本身的不易，部分也来自研究者本身能力的局限。不过，有一点值得关注，就是那些能深入实践开展研究设计、实证探讨的，多为研究生或青年教师。他们常常因为满足于毕业，或者缺乏阅历和洞识，或者缺乏形而上的抽象概括能力，所以即使占有详实的实证数据，有的也只能得出有限的结论。有建构理论洞见的教授或学者，有的却因为忙于行政，或不屑于开展具体细致的研究设计、实践调查或访谈等而远离生动的现实或经验数据的启发，也难支撑起生产新理论的天空。

当然，如此强调建构中国理论，不是为理论而理论，而在于：理论代表了人们对社会现实把握的高度和深度。更重要的是，缺乏中国理论，让大学课堂和学生脑袋充斥着国外的理论、概念或模型，其实质就等于让青年一代以国外视野看中国社会实践，或者让他们以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实践，而对中国的实践提不出有见地的见解或办法。这，无论如何也不是我们高等教育的初衷。

中国教育技术应用近年相当活跃。能否得益于这一大好形势，在理论架构上独领风骚、先行一步？本刊热切期盼，也极愿意襄助一臂之力。